

111.09

龙岩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龙岩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忆旧谈往

- 陈嘉庚先生与龙岩 章铁英 (1)
——陈嘉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
我与印尼“银河歌舞杂技团” 邱志民口述 郑立鹤整理 (6)
回忆淞沪抗战 郭宗濂口述 郭文玉笔记 (10)
辛未遥祭 郭 方 (13)
忆童年 思故乡 黄 薇 (15)
乡师回忆 郭 材 (23)
“妇女合作社”的前前后后 郑英健 (28)
——抗战期间龙岩国民党部的一出丑剧
考选校长的闹剧 石 景 (30)
——解放前夕小教的两大派
小学毕业与升学 郑骥良 (34)
松涛散记 陈殿南 (36)

人物春秋

- 归侨章秋海传略 出 完 (39)
附章述著《南游见非录》选摘 章秋海 (44)

1、星洲龙岩会馆成立告会员书

2、吉州邱瑞珍壮烈就义事略

附挽同乡林谋盛烈士二联

3、婉同乡画家翁占秋

- 归侨饶耿辉传略 饶凌渊 郑骥良整理 (49)
先进的青年 出色的战将 于 凡 (52)
——记著名红军军事教育家林 野

湖洋两艺人 方中周 (55)

——山歌大王和民乐演奏大师

白土“黄将”陈铁民 陈仙海 (60)

旧貌新颜

龙岩农业 张俊华 (66)

龙岩工业 连子丹 (73)

乡镇企业 黄鸿民 (77)

岩城巨变 朱门外 (82)

闽西气象事业的发展历程 林仙祥 (90)

龙岩残疾人的福利事业 杨泉水 (93)

解放初的农田水利和市政建设 郑炎光 (95)

资料摭拾

闽西历代建置沿革纵横谈 熊寒江 (97)

龙岩禁烟史话 李汉洲 (101)

龙岩——山麻鸭的故乡 林冰眠 (104)

龙岩的兰花与茶花 邱梓松 (106)

雁津桥的厄运 陈荣坤 (108)

龙岩道教和太伯教 陈荣坤 (110)

大事摘记

龙岩体育 张连深整理 (112)

龙门镇大事纪要 方 中整理 (136)

高名录

龙岩籍高级知识分子简况 (五续) 本刊资料室 (151)

来函选载

柯逢春史料的补充订正 苏 虹 (157)

忆旧谈往

陈嘉庚先生与龙岩

—陈嘉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

章铁英

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劳军。经龙岩时，龙岩各界在虎岭山半山坡广场举行欢迎大会。陈和他女婿侯西反莅会。陈慷慨激昂，报告南洋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踊跃捐献的动人事迹。尽管他用闽南话演讲，欢迎者却能意领神会，不时刮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们早就听说陈出身学徒，靠诚实勤劳起家，富有之后，自奉甚俭，却非常热心办学，举办许多公益事业。这时瞻仰到他淳朴的风范，莫不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1946年前后，陈嘉庚所著的《南侨回忆录》，悄悄在学校进步同学间被辗转传阅。此书大部分是写他1940年回国的观感，难能可贵的是公然揭露蒋管区只知搜括民脂民膏，恣意挥霍，置人民死活不顾(如反映福州的台江大桥上经常有人投江自杀等等)；赞扬延安的领导人勤劳刻苦、处处为人民……。当时国民党正百般造谣、诋毁诬蔑共产党如何如何，可是象陈嘉庚这样的资本家却赞扬共产党，国民党谣言破产自不待言，还适得其反，激起读者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向往；书中提到有二位龙岩人在边区政府任部长，更引起龙岩籍同学对龙岩革命先驱者的景仰。解放前夕，龙岩所以有不少青年知识份子踊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团、游击队，《南侨回忆录》所起的振奋发聩作用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北平、天津解放之后，陈嘉庚关怀祖国未来，遂于1949年5月28日由香港启程回国，6月3日抵天津，4日到北平，被邀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会议告一段落，他抓紧时间于6月22日前往东北、内蒙考察工业与文化教育，8月30日回北平，继续参加

人民政协筹备会以及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30日离京南下，11月29日进入福建（在福建整整两个月），1950年2月11日中午离开深圳。回到新加坡后，整理这次在祖国历时十个月的日记和沿途观感以及演讲辞和发表的言论（包括回南洋时作的演讲辞和言论）编为《新中国观感集》于6月出版。

陈嘉庚在11月12日到达武汉的日记中，特别记下：“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未成立以前有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主席是福建龙岩人，参加革命二、三十年，为人很朴实，做事能力很强，而且很虚心，态度和蔼，待人诚恳，做事认真，令人敬重。”

陈嘉庚是1950年1月27日早由漳州起程，下午四时到达龙岩的（30日上午离开龙岩往长汀）。他关心龙岩煤矿等矿产的开采前景，不顾旅途劳累，即于28日上午往南门外参观“冬瓜形”煤矿和煤矿附近的石灰窑。当时城里到后盂没有汽车路，后盂到麒麟山灰窑，连双轮手推车也无法通行，“冬瓜形”煤矿更位于马岩岭上侧的山上，从麒麟山灰窑到马岩岭山下是凹凸不平的卵石道，仅山下到煤矿只有陡峻，崎岖的羊肠小道，晴天铺满煤粉末，足一踏上便腾起半尺高的黑尘埃；雨天则是没踝的黑泥泞。可难为他老人家呵！他丝毫不计较步履的艰难，惋惜的倒是龙岩的煤仅在龙岩作为柴火的代用品，而无机会在工业上发挥作用，无机会在国内外与别处的煤竞争市场。他为此曾多次建议要在福建建筑两条铁路，一条由浙赣铁路经南平、福州、泉州而至厦门，一条由粤汉铁路的曲江经长汀、龙岩、漳州至嵩屿（厦门对面海岸），此两条铁路如完成，不但本省各业可以勃兴，民生可得优裕，华中、华西、华南十余省，有一部份客货亦可经本省出洋，福建繁荣实莫可限量。

在这本《沿途观感》（共48节）中，有两节是关于龙岩的。一节是《童工挑煤炭》，他看到龙岩煤矿，皆用人工掘挑，……出产有限，待遇低微，且有十二、三岁幼童，在往返十余里的山路上肩挑，比工厂童工更形劳苦。慨叹“为父母者只求少许财利，不计艰难培养十多年，而损害其健康。……”

另一节是《龙岩煤、灰、油矿》。他在龙岩参观采煤时，见到煤矿上面有层层黄色的岩石，（可见他不仅亲到“冬瓜形”煤矿，还深入黑洞洞的煤窟里去。当时煤窟没有电灯，只有茶油灯盏，点着灯芯发出豆大的光，且距离好远或转角处才有一盏。）和他在抚顺见到的很相似。抚顺炼油厂就是利用这种「油母页岩」作原料，提炼石油的。他很想把那黄色的岩石带去化验；他参观石灰窑时，又想起过去曾把安溪的石灰石带去新加坡化验，证实为超等水泥原料，也想把龙岩的石灰石拿去化验。可是都由于这次路途不便，不能带走化验。他特写这一节，“希望闽中人士及中央政府注意焉。”

据我岩社会耆宿说：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久负盛名，人所共知。但他对龙岩所以如此关心，却是自有一番因缘的。

一、自1918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以后的十几年间，由于集美师范不收学费、杂费、讲义费和伙食费，晚自修停电时还发给蜡烛，较穷的学生还可利用课余时间参加适当劳动，以所得补充费用（开头几年甚至发给制服，无偿借给蚊帐、被、席、枕头），所以龙岩不少好学而无钱升学的青年，听到集美师范有这样的优待，莫不喜出望外，赶去报考。龙岩学生勤奋好学，表现很好，人数不少，所以1920年后，集美学校还委托龙岩劝学所，代办招生考试。这就使得龙岩报考人更多，更有机会考入集美求学；也有富裕家庭子女，羡慕集美学校教学质量高而去集美的，如当时省参议长郑丰稔的公子和未过门媳妇也分别在集美中学和女师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至1929年十一年间，仅凭陈达山先生回忆，能记得姓名、班级的龙岩籍集美同学就达百余名，师范的占绝大多数，余为女师、幼师、高级师范班、商科、水产、男中、女中的。所以很多校友成为龙岩、闽南、以及南洋教育界的中坚。其中佼佼者，如郭滴人、谢景德、陈柏生、张旭高等成为革命家，黄维英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记者，曾雨音后来成为音乐家，林伯炎后来在新加坡，是闻名的国术大师和骨伤科专家。

集美师范毕业生廖昌泰、连炳文师承陈嘉庚乐育英才的精神，赤手空拳回乡创办龙岩公学，免费招收贫苦学生入学，就得到集美教育推广部赞助开办费五百元。

集美学校能培养出这些学生，作为学校创办人的陈嘉庚，爱屋及乌，对龙岩也怀有好感。

二、1940年，陈嘉庚到达岩城前，龙岩集美校友以及当时龙岩县长张灿（惠安人，集美校友）赶到适中镇迎接时，漳州至适中段公路已破坏，陈是坐轿子到适中的。轿子停下时，龙岩校友礼貌地让张灿先行一步，张灿用闽南话说：“校主！辛苦了！”龙岩校友向陈介绍：“他也是集美校友，现在当龙岩县长。”陈问他叫什么名字，并说：“为什么当县长呢？”言下之意是，为何弃教从政呢！可见陈对教育是何等重视，对当时的政治是何等鄙视。

陈到岩城后，集美在岩校友约三十人聚会欢迎。陈对政府官员的招待会一般是婉辞的，但对集美校友的欢迎会，则虽旅途劳累，也高兴参加。陈在校友会上热情洋溢地述及目睹延安军民一切为抗日的蓬勃景象，对比国民党政府捆绑、虐待新兵，以及横征暴敛等腐败现象，表明了鲜明的爱憎立场。

陈在《新中国观感集》弁言中说：“一九四〇年三月，余代表南洋华侨归国劳军，至重庆见蒋介石狡诈独裁，至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公忠爱国，至福建见陈仪苛政祸民。南还后据实报告，并断言将来胜败谁属，自是国民党方面衔余日甚，断绝往来。余度蒋政府时代无由回国，乃于日寇南侵时，避居爪哇。”据我岩归侨饶耿辉说：“新加坡沦陷后，陈独自逃亡印尼爪哇南部泗水属下的一个小埠——玛琅。被一位集美校友李君收留，安置稳居于玛琅日军宪兵部近邻之处，虽与虎毗邻，反而安全地渡过艰险岁月。”

陈先生的学生绝大多数不辜负陈的培养，对陈怀有深厚感情，陈对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怀有深厚感情。

三、南洋华侨界广泛流传“海南咖啡，龙岩账柜”的赞语，龙岩人在南洋担任账柜（会计），都能认真负责，忠于职守，在南洋商界

享有声誉。其中，著名归侨张蔼庭(是集美校友)的族兄张海清，即在陈嘉庚公司中任职，铜钵黄国仁于1925年到新加坡，经友人介绍在陈嘉庚公司任职，王源兴1924年往南洋，初在陈嘉庚制造厂胶鞋部当职员，不久即升任账柜，……他们处事勤谨，果然不负龙岩盛名。

四、陈嘉庚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学校经费一直由陈资助。1931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陈的产业也受到冲击。但他对厦大的资助仍未中断。后来由于经济长期萧条，资助不得不逐渐减少。厦大当局向政府申请补助，派秘书詹汝嘉赴省，找教育厅长郑贞文陪同谒见省主席陈仪，得到“年补助三万元，三年为期”的支持。到1934年，盛传省府将接收厦大为省立大学，全校师生哗然，校长林文庆和创办人陈嘉庚也坚决反对，于是主张申请“国立”，在申请国立的过程中，詹汝嘉又多方奔走，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陈嘉庚对詹深为嘉许(詹是龙岩人)。

五、日寇侵华，海外岩侨早已义愤填膺，当1938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时，在印尼的岩侨王源兴、黄复康、张德熔、郑日晖、张蔼庭和在曼谷的苏振寿等热烈响应，分别被选为所在地华侨筹赈会的负责人，奔走呼号，出钱出力，参与各种爱国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此外，1946年王源兴由印尼迁回新加坡，创建恒丰行公司，黄复康在公司中任要职，他俩都积极支持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这些都给陈嘉庚留下良好印象。

就是这么千丝万缕的关系，龙岩人和陈嘉庚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陈嘉庚先生亲临考察“冬瓜形”煤矿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刚好是陈先生逝世(八月十二日)三十周年纪念，我们虔诚地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龙岩的矿产已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的提高，挑煤的童工也早已绝迹了。陈先生，祝愿你含笑九泉！

我与印尼“银河歌舞杂技团”

邱志明口述 郑立鹤整理

本文如实地记述了邱志明先生献身杂技艺术的坎坷历程，事迹感人；特别是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继承并发扬中华杂技，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令人钦敬不已。邱先生已逾八十高龄，身体健朗，近年来常回老家看望乡亲。 编者

我是龙岩人，1909年出生于西陂乡大洋村，八岁时就随母到南洋谋生。我一生致力于杂技艺术。在艰难的岁月，坎坷的征途中，始终没有忘记生我育我的祖国。

我十九岁时，“中国虎戏团”在印尼巨港演出，我租用场地卖花生糖果。丰富多彩的祖国艺术，精湛的杂技表演把我迷住了。没想到这竟是我的人生旅途的转折点，“杂技”在我心中打下那么深的烙印，值得我一辈子执着地追求。从此，我就为“虎戏团”当司机，利用夜晚及空余时间苦练杂技的基本功。大家都知道，十九岁才学杂技，为时较晚，但凭着我那健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硬是撑下来了。短期内练就了“空中飞人”、“扛竿”等节目，并参加演出。

一次“虎戏团”在马来亚槟城演出时，外国训虎师意外地被老虎咬成重伤，没有成教练了，“虎戏”的招牌不就要砸了？不行，我凭着平时观察虎的习性，就自告奋勇，充当驯虎工作。我起用了十五岁的女演员台前表演驯虎节目。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

次由女子表演危险的驯兽节目。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1935年新加坡演出更是轰动一时，我得到了团长夏三宝的青睐。她把第四个爱女程兰英嫁给了我。一个外埠人，没人缘、没金钱、也没地位，能在马戏团中站稳脚跟，很不容易啊！

抗战前夕“虎戏团”回中国了（成为武汉杂技团前身，团长程雅琴是夏三宝的儿子），我留在印尼，不得不又经营起花生糖果的旧业。中国“九·一八”事件，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咽不下这口气，祖国的羸弱，竟受一个小小的日本仔侵凌。我的心深深被刺疼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我们的后盾，保护海外孤儿呀！“一二·八”上海抗战，“七·七”芦沟桥事变，在华侨界中激起千重浪，我也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为宣传抗日，我四处奔波，搜集国内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各式照片，然后自己加工翻印，并将这些照片随着销售的糖果花生散发。宣传的效果很好。

为了抗战筹赈，我每天都另制五倍包“救国口友花生”交给万隆中华学校的学生义卖，当地的爱国华侨都能踊跃购买，一包花生成本只“一巴仙”，往往可卖到十倍、百倍甚至上千倍的价钱；例如，爱国华侨杨纯美就曾用一百盾买一包“救国口友花生”。我将这些钱全数托陈嘉庚先生带回祖国。这些钱虽然微不足道，但终竟是献上我的爱国赤子之心。

中华杂技这一瑰宝，时时牵动着我的心，欲罢不能。我又四处活动，邀集股东，筹集资金，辛辛苦苦办起了“华侨马戏团”，买了老虎、马匹、猴子等动物，并聘请了许多杂技人材，准备了六个月之久，终于开锣了。没想到又遇上欧战爆发、印尼内乱，马戏团也遭劫散伙，我负了一身债。又几经周折，一切从头开始，我得到以往一起筹赈的华侨的支持，如：友联影片公司李曼峰等人的支持，又办起了“中国大陆技术团”。“技术团”又以募捐筹赈为已任。在节目单的导言上，写着：“万里乡关，劫成战局，一幅山水，染为红流。敝团忧心中土，演武南溟，以之从

戎，愧未加鞭。若言筹赈，却不后人。于乎技术，亦多端尔……舞火炬以娱佳宾，同祝抗战胜利。吞火花为鼓热血，万众奋起捐输！……”。我言行一致，每到一地必为抗日救国义演一场。把抗日救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其间我还为荷兰联军抗战筹赈过。当时“技术团”也得到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杂技、武术在南洋得以传播。

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技术团”受到了日本人摧残。我一家也沦为难民流亡各地。投桃报李，我以前为华侨界服务之事得以承认，爱国的华侨商会，给我发放了“难民证明书”每月可支得一定钱款、物资，得以度过难关。不到一年，为生活计，我又组织起“中亚马戏团”，虽然有时不得不为日本人表演。但我们经常到小地方表演，想方设法躲过日本人的注意，坚持募捐活动。我还保护了抗日人士林永德、纪学福等人。

日本投降后，不幸有人诬告我为“汉奸”，被抓去坐了四个月的牢，但我磊落的人生，很快就得到各方面的证明，终于无罪开释，并得到印尼保安局的证明书，以洗我的不白。

我又得到华侨界的 support，他们以购买股票的方式，使我的杂技团又能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我参加了巨港侨联的“国庆”活动，跟王源兴等人合影，对新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此我的杂技团为新中国鸣锣宣传，参加国庆等演出，并且还坚持募捐义演为社会福利服务，如为残废人工会募捐等。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时，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我受爱国华侨之托，又组织了保镖队，暗地里保护周总理的安全。我还在苏加诺总统府中作过表演，与总统夫人合影留念，为中印友谊作出贡献。

以后我的杂技团又几次倒台，几次兴起。其间有“中印马戏团”、“嘉渣马达杂技团”，到最后是“银河歌舞杂技团”等等。

我历任团长。艰辛的艺人生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我的面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记载着我几番坚韧、奋斗的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新中国派驻印尼的刘亚民领事、何英总领事和黄镇大使，他们先后都为我的杂技团题词，鼓励我们不断进取，何英题词是“提高杂技，努力为人民服务”；黄镇大使还在雅加达亲自接见我的一家，并题词为“努力学习，继续提高”，我的心紧紧地和故乡人民贴在一起，和新中国贴在一起。

一九六〇年印尼地方掀起反华浪潮，无辜的华侨惨遭迫害，我义愤万分，我们华侨在印尼辛勤开发创业，为印尼的文明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到头来竟被辱骂为“吸血鬼”，受尽欺辱。印尼——我的第二故乡，你使我失望。我决定率领“银河歌舞杂技团”的十三名演员回国。当时我团的训狮、训虎、杂技等节目在印尼很受欢迎，颇有影响。我结交的不少印尼达官权贵多次挽留，甚至总统夫人也愿要让我在印尼国家马戏团当团长。但归国之志已决。不过说实在的，我也偷偷地流了热泪，五十年啊！五十年我毕竟在印尼抛下了大量的心血啊！

一踏上国土，我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被安排在福建省杂技团工作，我把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四卡车道具全部贡献给祖国。次年又南下支援漳州杂技团工作，我把一腔热血献给祖国，为培养新一代人材辛勤工作。十年动乱，我也遭受到“四人帮”迫害而失去工作，后来我写信给黄镇，马上就得到答复，被安排回“福建杂技团”。

如今我的徒弟人才辈出，强胜过我，我徒弟训练的福州动物园的熊猫表演名驰海内外。最近，我儿子邱龙华执教《闹元宵》独轮车车技表演，于1990年11月南京第三次全国杂技比赛华东区预选中获奖，并出国访问表演。喜看桃李芬芳，我又有什么放心不下呢！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要为中印友谊发挥余热。在我有生之年要尽力接待海内外的新老朋友，架设友谊之桥梁。

回忆淞沪抗战

(郭宗濂口述 郭文玉笔记)

广州报载：座落在广州沙河顶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阵亡将士坟场已进行修缮，各界将于明年一月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消息传来，我特别感到振奋和激动。已经整整六十年了，许多往事都褪淡不清，唯有淞沪抗战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我是参与淞沪抗战的幸存者之一。原是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师部军需处上尉军需，随部队由山东调来上海，初驻镇江、丹阳，而后苏州。

九·一八之后，日寇觊觎谋我上海，向我方提出抗议：查封抗日团体；十九路军主张抗日，必须调离上海。一边制造事端，在引翔港纵火焚毁三友实业社工厂；召开上海日本居民大会，制造舆论请其政府增调海陆军压制排日运动，并至靶子路、北四川路游行示威，打烂商店玻璃，捣毁公共汽车。其兵舰、飞机亦蜂涌而至，沪上形势危急。

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于一月廿二日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如日军来犯，就奋起抗战。

一月廿八日午夜，日寇以铁甲车为前导，陆战队二千余人向我宝兴路、虹江路、通天庵进攻，我军奋勇应战。一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日本轰炸机也向闸北投弹，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和北站房屋被炸，焚毁殆尽。经过激烈巷战，日寇不敢而退。

自一月廿八日至三月三日，作战几百次，我军士气激昂，奋勇抗击，使日寇屡遭败绩，四易主帅——盐泽、野村、植田、白川。

开战后第二天，廿九日六十师奉令急驰南翔、真如，120

旅6团驻江湾复旦大学一带；日寇驻扎在持志大学，敌酋植田几次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我军，但在我军的杀声弹雨中，都无法得逞，却被我军生俘营长一名、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支。我押运军用物质，夜间行车，不能开灯，碰巧遇上敌机投弹，车头被炸。我和司机被抛入田沟里，还好，油箱没起火，车箱内的手榴弹也没爆炸，我们两人虚惊一场。

二月廿九日白川再度挥兵向闸北、八字桥、通天庵猛攻，激战八小时，六十师不断派出敢死队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勇猛无畏的气势压倒敌人，迫使敌军全部向逃思威路退却，八字桥我方三失三得，敌人死伤甚重，联队长（团长）林崎大佐被击毙。

三月一日，敌寇大队人马又来进攻庙行，善战的八十八师肉搏应战，但众寡悬殊，形势危急。六十师闻警，即全师往援，取大包围态势，将敌围困猛打。此役敌几乎全军覆没，我方损失也极大。

敌人在浏河杭林口登陆，我军有被全线包围之险，蒋介石不派援军，反与敌寇议和，签订耻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蒋指挥、蔡军长遂下令撤退。三月三日六十师部分官兵退经宝山路，为虹口日军发现，触发一阵枪战。同事马君中弹负伤，我亦挂花。队伍漏夜西撤，人多路黑，走得很慢。

这场战争不是打得大败，而是被蒋介石政府的屈辱政策打败了。但十九路军以它的坚决抗日精神和发出抗击日寇的第一枪起，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海外侨胞的拥护和支持。上海的报刊每日都整版刊登战况和战士们为国奋战的英勇业绩；上海市民每天分批到部队驻地甚至冒死走上阵地，进行多种样式的劳军活动，军民热泪交流，情景极是感人，使战士们得到莫大的鼓舞和慰藉；海外侨胞每天都发来慰问电，还源源不断汇来巨款和寄送医药等各种物资。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并且协助处理。

十九路军原是邓仲元上将的第一师，北伐时改为十一军，后编为十九路军，非蒋家嫡系，被视为什牌军。它在北伐战争中享

有荣誉，却一向受蒋家歧视。淞沪抗战后，全军被调入福建“进剿”红军，妄图从闽西打入赣南。但进抵朋口时，即受当头一棒，七十八师伤亡过半，这一棒使他们清醒了些，本来不愿打的内仗是决不能再打下去了。

从一九三二年秋末到一九三三年春的半年时间里，十九路军的领导者们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等在闽派出代表（龙岩善委会的徐铭鸿）到江西同红军代表和谈停战，签订一致反蒋协议外，一边积极部署发动声震中外的“闽变”。虽然最后是完全失败了。综观在上海是虽败犹荣，入闽则是负屈忍辱，而闽变失败，却永留英名。

十九路军为之浴血的抗日战争早在1945年获得了全面胜利。现在，祖国更是无比强大，任何外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安息在广州沙河的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们，和全国所有为保卫祖国的烈士一样，永远得到人民的真诚纪念和无限深情的崇敬。

〔郭宗濂先生是本市龙门镇湖一村人，现年85岁。青少年时是乡中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后来到广东参加北伐军，淞沪抗战后，不愿随军调回福建家乡攻打红军，乃离军到广东财政厅任职。七·七抗战后，在李济深（桂林行营主任）麾下任战地中校专员，后转入农民银行，47年去香港经商。——编者〕

辛未遥祭

郭方

又是辛未年了，距前一辛未年已整逾六十周年。那时，乌云蔽空，恶风卷地，全闽西都陷入恐怖与惶惑之中。国民党军队攻陷龙岩，进行残酷镇压；退缩入岩杭永山区的红色政权也开展了惨绝人寰的内部大清洗。人们说这正是古人所指的“阴反”，它铺天盖地，突如其来，叫你终日震颤，惶惑难解。

我耳闻目睹，我十分熟稔并且无限崇敬的老师们和长我五、六岁的许多青年人，他们是邓子恢、郭滴人亲自培育介绍入党的优秀干部，热情积极，忠心耿耿。他们和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都在辛未年(1931年)的三至七、八月间，不被敌人的屠刀杀害，却全冤死于自己人的枪弹下。绝大多数人被屈打，都被指为“你的介绍人是社党，你的朋友和相识的人是社党，你怎么可能不是社党？”太多人直到被捕前还从没听说这一名称，也不知其为何物。其实当时的闽西就不存在这一派别及其分子。窃据闽西党内肃反大权的林一株（龙岩人，过激派）等人不知何故，心血来潮，突然兴起这一“宁杀一千，不放走一个”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忠实的下属今天还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别人，明天却让位别人审判自己。龙岩县委领导人魏吾、邓潮海、张青松等坚决执行林一株意旨的肃反派，最后也都无可幸免地戴上满天飞的社党帽子，莫明其冤地走上刑场。

那时，永定虎岗和岩杭汀各县处决“案犯”地方，每天押送死犯的号声一响，远近野狗就都狼奔豕突，赶来吸吮人血（乡人是不忍让家狗舐添烈士鲜血的）。后来许多人先被强押到山坡地，挖掘大坑，越一、二天就被枪杀推入自己挖好的坑里，一、